

◎活力墨韵

“铁腕”生花

□杨津杰

浙南的秋风,从玉苍山顶一路俯冲,掠过渔寮的灯塔,穿过灵溪的稻浪,最后停在浙BA赛场球馆的穹顶。

看着电视中的比赛,屏住呼吸,心跳声与倒计时同频。计分牌鲜红,像一面被草根撕扯开的旗帜——苍南队,92:90,经历加时,罚球绝杀对手。

从灵溪一中的水泥地,到浙BA赛场的光木地板,彼时的少年正让突破的风声与球场上空的夜风共振。他们用10个人的战绩,把母校的名字写进同一份大名单。

草根逆袭不是一夜神话,而是把根一寸寸扎进土壤,再让土壤长出森林。“南哥”不是教练,不是队长,是苍南整座小城对这支征战浙BA队伍的昵称。一声“南哥”,像把钥匙,拧开了所有被轻视的门。

于是,故事开始。

顺境看王正尧,逆境看方瑜,绝境看柳杨杰。这句话让我不禁想到了NBA十多年前圣安东尼奥的那三个男人。而现在,苍南队也树起了一面“南哥”旗帜,旗布简单,却在一路生花。

当计分牌上的时间来到最后时刻,当整座球馆里球迷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,聚光灯却照向了摔倒的人。

柳杨杰,球迷亲切地叫他“铁腕哥”。他每一次突破,都像把自己掷向深渊——双脚蹬地,肩膀撞开对手——而后整个人横着拍在地板上,屁股擦出一道弧线。慢镜头里,他的球衣与木地板摩擦,发出刺耳的“咻啦——”声,像有人在黑板上用指甲刮出“坚持”两个字。

罚球线上,他扶球的两根手指还在颤,却把球迷的加油声稳稳送进网心。

数据簿冰冷,却替他做证:

——对丽水,34分,首支掀翻市联队的县区队;

——对嘉兴,加时赛的3记罚球如定海神针,篮网空刷声声入耳。

看着屏幕中的柳杨杰走上罚球线的瞬间,我脑中的第一个想法竟然是:“铁腕”一定能行。

有人说,他的屁股是苍南最硬的土壤,摔一次,便长出一朵野花;我想,那么苍南队全队的背脊一定是玉苍山最陡的崖壁,磨一次,就多一道山泉。

在灵溪一中球场上,孩子们不再模仿大风车上篮,而是学着横身摔倒,再咧嘴爬起。屁股上的泥土痕迹,更像一枚勋章。

终场哨响,柳杨杰的汗水顺着鼻尖滴落,滴答作响,每一滴都滴在胜利的喜悦里,也滴在了球迷的心里。

他抬头,望向穹顶——那里没有星星,只有球馆顶部冷白的射灯;可他知道,在浙南的夜色里,有无数扇窗同时推开,有无数双孩子的眼睛,被这束光点亮。

后来,抖音直播间里有人问他:“摔得那么惨,为什么不改打法?”他咧嘴微笑不语,似乎在说:“草根天生挨着土,不摔,根往哪儿扎?”那一刻,我忽然懂了——所谓逆袭,不是一个人的飞冲天,而是一群人的路摔爬,把每一次跌倒都写成注脚;所谓英雄,不是孤胆英雄,而是一群人,拼尽全力,就算摔得屁股开花,仍要把球送进篮筐里。

赛季的齿轮仍在转动,苍南队的大巴刺穿暮色一路向南,尾灯在沥青路面灼出一道光痕,像极了一道擦出的伤痕。

我知道前路有更陡的坡在等待他们,但我坚信:只要有这么一群滚烫的灵魂,愿意在球场上用屁股撕出胜利,他们的“铁腕”就能一路生花。

浙南的风,会永远托举着这群人的影子,吹向比远方更远的地方。

于是,我把这个故事写在秋风里——写玉苍山俯身,把骨骼借给青



年;写168黄金海岸的潮,回头把涛声留给黑夜;写柳杨杰,用一次次的摔倒,替所有被轻视的草根挺起脊梁;写方瑜的追帽、陈允龙的肋骨、王正尧的脚踝……他们把疼痛摔成“南哥”两字的回声。

写那群“铁腕”哥们,用擦痕划开夜空,让“南哥”的呼声顺着划痕,一

路亮灯。

愿某日,苍南的孩童仰头再问:“南哥,为何称雄?”我们抬手一指天际,只轻声说:“看,那是万众一心铸成的‘南哥’,是一排磨不穿、坐不烂的‘铁腕’,是一跤摔出整片天空的——草根英雄。”

摘编自《超越胜负:浙BA的答案》

◎体坛妙笔

红火——浙BA

□余宏达

篮下争锋

□刘宗林

